

耐人寻味
airenxunwei

跟父母好好说话

□马 德

有时候,特别不能理解子女呵斥自己的父母。

曾见一场景,年迈的母亲问女儿一件事,可能问的次数有些多,女儿突然不耐烦起来,厉声呵斥母亲:“就你事多!不该你问的别问。”

母亲突然噎在那里,像做错了事情的孩子,然而嘴里依然嗫嚅着,似乎想掩饰刚才的尴尬,又似乎想解释些什么。哪料,女儿却愈加怒不可遏,用手指着母亲说:“你再说,你再说一句试试!”仿佛母亲多说一句,她就要打母亲的耳光似的。

那一刻,我的脑袋里涌出好多的词:爱、慈悲、伦理、道德、天良、反哺、长幼有序、人性与动物性。然而,千言万语,面对如此跋扈的女儿,尽如鼠散——天下子女,因何要如此对待自己的母亲!

我知道,任何时候给自己预设立场都是不对的。然而,那一刻,我本能地站到了那位母亲的身边。就像村上春树的那个著名演讲,在一面墙与撞墙的鸡蛋之间选择,我永远选择站在鸡蛋一边。无

论墙多么正确,鸡蛋多么错误。

一种可能的解释是,那一天女儿因工作等琐事所烦,正赶上心绪不好。另一种可能就是,女儿经常这样斥责母亲,已然成了一种习惯。前者的迸发,或因生活重压而导致一瞬间心理扭曲,后者的出现,极可能是母亲长期纵溺形成的骄横。

前者犹可恕,后者实可憎。当然了,还有极特殊的一种可能,就是那一刻,母亲的确做错了什么。然而,话又说回来,一个母亲,对自己的女儿,又能错成怎样!

由此,我也愿讲讲同事的故事。同事的父亲八十多岁,已经老年痴呆。好几年了,都是他伺候父亲起居,用他的话说,他每天都在打仗——跟一个蛮不讲理的人打仗。

他说,在老爷子的身边,他挨骂;不在他身边,也挨骂。在他身边,他说你总黏着他,他嫌麻烦;倘若离开一会儿,又说你不管他了,劈头盖脸骂你狼心狗肺。

秋天,白菜收了,同事在院中的园子里挖一个坑,想把白菜埋储起来。他正埋头挖坑,

突然一铁锹拍在了后背上。猛回头,见父亲正举着铁锹,气呼呼地看着他,锐声喊:你挖坑想埋了我啊!同事不敢违逆,忍着疼痛,赶紧又一锹一锹再填回去。

接着,又是晴天霹雳的一嗓子:刚挖开,你为什么还要把它填上!

同事说,人们常念叨,人老了,就像小孩,可是我父亲要比小孩还难缠。有一次,他被父亲逼急了,跪下来给父亲磕头,哪料,老父亲突然也跪下来给他磕头。

他“呜呜”地哭,父亲也“呜呜”地哭。

哭完,同事继续为父亲做饭洗衣擦身子。他说,若说心底没有委屈,肯定是瞎话。但该干什么还得干什么,不能跟老人讲理。同事像是自我安慰,又像是给我们解释,说:咱也是父亲,总有一天,咱也会老,也可能会老到“不可理喻”的那一天。

是的,谁都会老,谁都可能老到不堪的地步。

一个人倘能从老境回望,必然满眼满怀的悲悯。当



你什么都不是了,就看什么都是了。人间凡俗事,尽可慈悲收。或者说,置身于老境,你尽可看清自己,看清人生,也便知道怎么爱,如何爱。

换一个说法就是,你看到了未来老了的自己,也就懂得善待老了的父母了。因为,岁月总有一天,会为你更换角色。

当然了,开头的那位女士肯定是少数,而同事的遭遇也或不多见。然而,会爱的人

生,必然是从爱父母开始的。而爱父母,并不需要多么宏大的叙事,有时候,只是从跟父母好好说每一句话开始。

非常感受
eichangganshou

君子不报仇

□龙建雄

父亲来广州,我请他到饭店吃酸菜鱼,喝点小酒。

父亲快七十岁,板寸头,满头银丝因而显得星星点点,岁月给他的沧桑全部刻在了脸上。不过,他的眼睛一如从前那样炯炯有神。我点菜,他盯着菜单上的数字一个劲地对我说,够了,够吃了。我说,放心吧,你儿子请得起这些。父亲微微笑,嘴角扬起,一副欣慰满意的样子。

三杯过后,父亲开始发表“感言”。他说,儿子呀,现在生活条件是真的好,我年轻那会儿,有一百块钱那都觉得像一夜暴富,我永世难忘你出生那年受的屈辱啊。

头一回听父亲这么说,我放下筷子听他慢慢说开来。

1977那年,母亲肚子里怀着我,那时,父母亲要上生产队赚工分才能换得口粮。因为母亲怀着我行动不方便,有一天,他们俩迟到十来分钟才赶到生产队报到。小队长十分生气,站在田埂上就开始数落起父亲来。父亲自觉理亏,也只好任由他说之骂之。或许是软柿子好捏的缘故,小队长开始变本加厉起来,他指着父亲的鼻梁,蔑视地说,瞧你这破酸样,你们家啥时候才能还得起我家那二百块钱?!生产队里的人都停下手在做的事,瞅着父亲。父亲站在田中央,心里仿佛在滴血。他说,那刻才知道,人格尊严在债主眼里比田里的牛粪猪屎还不值钱。他暗暗发誓,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尽快还上那钱。

农耕过后,父亲就带上叔叔去县城做木工。他是师傅,一天一块



六毛钱,叔叔是学徒,一天仅八毛钱。一个月下来,兄弟俩省吃俭用,硬是省下来60元。这样做了差不多三个月,终于凑齐二百元:19张十元,2张五元。那时没有五十、一百元大额纸币,父亲赶去镇上信用社,与工作人员一顿好磨,才把2张五元换成1张十元,然后他把20张十元人民币一张一张数给小队长。

父亲说,他感觉出了一口大气,还钱了,就再也不用看人家的脸色,不用过被人羞辱的日子,也正是从那时起,他发誓要好好赚钱,好好培养我和弟弟。

父亲说着说着,开始有些激动,眼角好像挂有亮晶晶的东西在闪烁。我问道,爸,那咱们现在需要“报仇”不?父亲给自己倒了杯酒,干脆利落地说,不!孩子,忘了吧,冤冤相报何时了,我们那代人的古怪荒谬,斤斤计较与你无关,我们还得感谢他们,是他们

逼着我把家建设好,逼着我就是拼了命也要让你读书成才!

父亲喝了一大口酒,继续说,君子报仇,十年不晚,那是骨气,那是人的一种气节,人格尊严在穷的时候就是你奋起直追的理由,在你强的时候,则是教你做一个堂堂君子的基本良知。

父亲说这些话时,样子很是潇洒自然,他的话语也让我刮目相看。父亲没有读过多少书,一直靠木工手艺吃百家饭持家,却不曾想,他的精神世界竟是如此高尚,并且伟大。

原以为,我们混出个人样就可以震慑过去那些看不起自己的人,但父亲提醒我,学会原谅,学会遗忘,铭记你想要实现的,去尽情地做自己,做一个心地光明的人。

望着父亲,我好像突然间懂得,应该如何在今后去学做一个谦谦君子。

动物哲学
ongwuzhexue

两只考拉的战争

□赵盛基

自然界里,几乎所有动物都有自己的领地,且不容侵犯,即使憨态可掬、温顺可爱的考拉也不例外。如果自己的领地被入侵,它们都会毫不客气地将入侵者驱逐出境。

考拉喜欢桉树,只吃少数几种桉树的叶子,几乎终生都在桉树上度过。一只成年考拉选中了一棵桉树,便会用胸部的胸腺摩擦这棵桉树,并且在树干和树枝上撒尿,以留下自己的气味,宣示这棵桉树是它的领地。

一天,一只年幼的考拉不谙世事,爬上了这棵桉树。领地被侵犯,成年考拉哪能相让?于是,战争爆发了。

怒不可遏的成年考拉径直向擅自闯入的年幼考拉冲去。毕竟是在人家的地盘,加之年纪尚幼,底气不足,没过几招,年幼考拉就招架不住了,只好在树上跳来跳去,逃避成年考拉的追杀。

逃亡中,年幼的考拉慌不择路,没有选择正确的路径下树逃离,而是跳到了一根长长的树枝上。要命的是,相邻的树枝距离较远,它无法跳跃过

去。为了远离成年考拉,它胆战心惊地移动到了树枝的尽头,直到再无退路。前进不得,后退不能。前进必会摔到地面,非死即伤;后退,成年考拉正在树枝的那头等着它。

树枝颤颤悠悠,成年考拉也不敢贸然前进,只好试着挪动。每挪动一步,树枝就颤动不停,越往前颤动得越厉害,下垂的幅度越大,显然承受不了两只考拉的重量。眼见年幼的考拉近在咫尺,可就是无法靠近。树枝摇摇欲坠,随时都有断裂的可能,两只考拉成了“一根绳上的蚂蚱”。

成年考拉再也不敢前进了,否则,必然是同归于尽的结局。思前想后,它放弃追杀,回到了安全的树枝上,只是用眼睛威慑年幼的考拉。而年幼的考拉则趁机下树,逃命去了。至此,战争宣告结束,成年考拉达到了驱逐的目的,年幼的考拉也保住了性命。

永不放弃是成功的前提,懂得放弃是智慧的选择。有时候,永不放弃会两败俱伤,而懂得放弃则会双赢。

请本版文图作者与编辑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